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邶鄘衛柏舟弟三疏

毛詩邶柏舟詁訓傳第三鄘柏舟詁訓傳第四衛淇奧詁訓傳第五三家詩當爲一

卷體式如此知者漢書藝文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云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案古經傳皆別行毛詩作傳取二十八卷之經析邶鄘衛風爲三卷故爲三十卷三家故說傳記別行其全經皆二十八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鄘鄘衛共一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故三十一篇爲三卷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魯商頌各爲一卷故二十八卷也邶鄘衛詩本同風不當分卷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邶鄘衛皆爲衛風卽其明證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於維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洋洋詩曰在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洋洋詩曰在衛者蓋爲卷分上班習齊詩是齊說以爲三詩同風魯韓爲卷中下或一二三

既同知其義亦同也地理志又云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又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御覽百五十七州郡部引詩含神霧曰鄭衛衛王鄭此五國者千里之城此賦處州之中名曰地軸上陳壽云州乙已占引詩推度災曰鄭結蟪之宿鄭天漢之宿衛天宿斗衡宋均注結蟪之宿謂營室星天漢之宿謂天津也陳喬樞云斗衡宋均注結蟪之宿謂營室星天漢之宿謂天津也作鄭本草蟪蟪四此亦齊詩家說案鄭衛本紂畿內地周分舛蓋營室之蟪蟪四此亦齊詩家說案鄭衛本紂畿內地周分爲三以居武庚管蔡因三人分治各有疆界故卽其舊地之名稱之若三國然此周初權立之制特以鎮撫頑民管蔡自有所封本國志但云尹之知此鄭衛不爲封國或以三監爲三國君非也周公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鄭衛同風所詠詩皆衛事亦非至康叔子孫并兼鄭衛也鄭譜云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魏源云班志三監有武庚無霍叔霍叔乃立王子祿父傳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於西霍叔殷臣孔晁注霍叔相祿父紀亦言霍叔監鄭衛也周書作維解武王克殷公誅三監霍叔罪輕以武庚管叔王謀也周自紂城而北謂之鄭南謂之鄭東謂之衛玉篇紂城東曰衛南曰鄭北曰鄭廣雅

紂之畿內國名東曰衛南曰鄘北曰邶皆本鄭說說文邶下云
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是也从邑北聲鄘下云南夷國也謂
春秋楚所滅之庸不著此鄘爲何地孔疏云鄭以詩人之作自
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
丘頓丘今爲縣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
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邶在北愚案
三詩同爲衛風則詩人所歌不足分證國地服虔王肅以爲鄘
在紂都之西孫毓云紂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
溫原樊川皆爲列國鄘風所興不出於此說與服王同陳氏奐
云周書云建管叔於東漢志云庸管叔尹之是鄘在朝歌東矣
證合經史陳說爲長周書又言周臨衛攻殷殷大震潰俾康叔
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孔晁注中旄父代管叔此康叔居衛
而中旄父居鄘在其東權時立制俾相康叔其三監之地卒盡
封之當如漢志所云也桑中之詩云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
之思美孟庸矣據漢志鄘作庸知鄘庸一也蓋居此之人取舊
邑之稱以爲族姓故曰孟庸是鄘在沫東之塙證邶聲義並從
北沫之北卽邶也沫鄉卽衛也沫借字亦作妹詩稱沫鄉猶尚
書言妹邦矣水經注淇水篇云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
書地道記曰本沫邑也詩云爰采唐矣沫之鄉矣殷王武丁始
遷居之爲殷都也紂都在禹貢冀州大陸之野卽此矣有新聲
靡樂號邑朝歌又云武王以殷之遺民封紂子武庚於茲邑分
其地爲三曰邶鄘衛使管叔蔡叔霍叔輔之爲三監叛周討平

以封康叔爲衛說與漢志合釋文邨本又作鄩魯語漢書顏注
廣韻同又作背隸釋衛尉衡方碑感背人之凱風通志氏族略
二同此 隸省 詩國風

柏舟注魯說曰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

陳喬樞云宣御覽四百四十一引作寡郝

懿行妻王氏列女傳補注云此與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同作宣者形之誤耳說卦寡髮作宣髮亦其例 嫁於

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
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終不聽衛君使
人懇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
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勞辱
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
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又曰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

之詩齊說曰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

時復隱窮居

疏

毛序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則賢者見侵害○衛宣至詩也列女傳貞順篇文願請同庖終

不聽者蘇與云據此知禮國君惟夫婦得同庖也禮玉藻夫人

與君同庖鄭注不特殺也膳人鄭注后與王同庖鄭云然者以

玉藻文推知之釋禮微指非惟重特殺亦以明繫屬辨嫌疑弟

請同庖女終不聽則知其時君與夫人同庖已成通禮女聞更

制恐漸取辱守死不聽防杜深矣御覽人事部八十二引列女

傳願請同庖下作唯夫妻為同庖夫人不聽推尋文義疑作夫

人曰惟夫妻為同庖不聽御覽倒誤又脫曰字此終字則緣下

女終不聽而衍也范氏詩補傳終不聽上有夫人曰惟夫婦同

庖八字即據御覽增下文皆欲與君與許也言欲許同庖之請

也貞女至之詩王符潛夫論斷訟獄篇文皆魯義也汎汎至窮

居易林屯之乾文咸之大過同貞女確守節義而稱為仁者與

孔子謂夷齊求仁得仁義同復疑伏之誤字隱是伏處之詞義

通男女或謂此與毛序仁而不遇合非也藝文類聚十八引湛

方生貞女解云志存匪石之固守節窮居

伏隱窮居與守節窮居一也魯齊義同

亦汎汎其流不以濟度也箋舟載渡物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

疏

傳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也

者今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說文汎下云浮兒从水凡聲泛下云浮也从水乏聲二字義同汎下云濫也蓋廣遠之意後人承用三字不分故廣雅釋訓云汎汎汎汎浮也莊子德充符釋文汎不係也貞女言今汎汎然而浮者是彼陽剛至堅之柏木所爲舟也乃亦汎濫流行於水中無所係賴乎喻已志節確然而衛君臣及齊兄弟皆不足依據致成此象蘇興云亦汎其流與小弁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同義愚案易林流行不休則見正釋流爲舟流不休與不知所屆意亦同也柏一名櫟釋木柏櫟其樹經冬不彫蒙霜不變故節義之婦取以自況此及後柏舟皆然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注魯耿作炯隱亦

作殷齊韓作殷魯說曰隱幽也齊說曰殷大也韓說曰殷深也

疏傳耿耿猶傲傲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箋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魯耿作炯者楚詞嚴忌哀時命云

夜炯炯而不寐懷隱憂而歷茲王注言已中心愁但目爲炯炯而不能眠如逢大憂常懷戚戚洪興祖補注隱一作殷隱痛也殷大也注言大憂疑作殷者是楚詞遠遊云夜炯炯而不寐兮王注憂以愁戚目不眠也詩云炯炯不寐王用魯詩知魯作炯炯陳喬樞云遠遊之目不眠釋炯炯字義卽引詩證之本亦作耿耿舊校云耿一作炯作炯者是也今注作耿耿猶傲傲引詩

云耿耿不寐此後人據毛詩所改遂以毛傳諸竄入非王注本文哀時命仍作炯炯可證愚案陳說是也淮南說山訓高注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高用魯詩引耿耿當爲炯炯亦後人傳寫改之易林云耿耿寤寐見韓詩亦作耿耿現明齊韓與毛同寤寐不寐同義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寐覺卽不寐矣魯詩隱亦作殷者據上引王高二注知魯作殷呂覽貴生篇高注隱幽也詩曰如有隱憂此引又作隱楚詞悲回風王注引詩亦作隱是魯隱殷兩作齊韓作殷者易林云心懷大憂見知齊作隱文選陸機歎逝賦阮籍詠懷詩劉琨勸進表嵇康養生論李注並引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知韓作殷矣隱幽也者引見上文高注殷大也者據易林心懷大憂文殷深也者歎逝賦李注引韓詩下文陳喬樞云李不言爲誰氏訓義然上旣引韓詩爲證知用韓說也幽深義合如讀爲而古如而字通言炯炯然不得寐而心懷大憂微非也言非我無酒遨遊以解憂特此憂非飲酒遨遊所能解陳氏奐謂此四句皆合二句爲一句是也說文敖出遊也从出从放二以字語助足句泉水竹竿皆言出遊寫憂合證此詩明飲酒遨遊婦人所不諱詩又設想之詞耳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注韓說曰茹容也疏

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鑒之察形但

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眾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匪竹器詩借爲非違之非釋文監本又作鑒

鏡也據此陸所見作監說文無鑒字監下云臨下也鑑下云大盆也一日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儲上脫司烜氏掌以鑒取明水於月鄭注鑒鏡屬鑒是後起之字釋文監則鑑之消也茹容也者韓詩外傳一云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皤皤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徐璈云外傳意以鑒之照物無論妍媸美惡皆能容納我則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矣愚案小雅柔則茹之釋文引廣雅茹食也影入鑒中若食之入口無不容者故詩人取譬於茹而韓傳申義爲容貞女守節不失是其皤皤請同庖而聽之則容人混汚如鑒之茹物故不可也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疏傳據依也彼彼兄弟箋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

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兄弟列女傳所云齊兄弟說文據持杖也从手虞聲廣雅釋言據杖也釋詁逢遇也言亦有齊國之兄弟而不可以據杖今以不可同庖之義往愬於彼反遇其怒尚得謂可據乎列女傳言衛君使人愬齊兄弟不及女愬事據詩女不聽亦使愬兄弟而兄弟怒之情事宜然與傳義互相備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注**魯說曰言守善篤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疏**

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說文轉運也言守善篤也者漢書劉向傳上封事

引詩文楚詞九辯王注我心匪石不變轉也執履忠信不離善也守之篤則與善不離並魯義也說文席藉也卷郝曲也引申之凡曲皆爲卷詩言石雖堅可轉運席雖平可卷曲我以善道自守必不可奪此心匪石非席豈能聽人之轉運卷曲乎列女傳所謂厄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也當時女既不聽必有厄窮勞辱之事故以轉石卷席爲喻言能屈其身不能挫其志所以濟難者恃此自致其心而不失也說苑立節篇新序節士篇韓詩外傳一外傳九屢引此四語皆斷章推演之詞非詩本義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注魯說曰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

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眾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

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又曰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

也三家選作算疏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

稱己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也○夫有至志也賈子新書容經篇文時惟魯詩此魯說也左襄三十一年傳北

宮文子曰衛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皆者言非一端正釋棣棣之義下文故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下鄘鄘衛

君子在位可畏云云文子引申之詞賈說本之並專言威儀之盛棣棣富也者承上富不可爲量言釋文棣本或作逮同棣借字逮正字禮孔子問居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漢書韋玄成傳儀服此恭棣棣其則顏注引詩作逮逮並與左傳合與釋文或本同無體之禮謂儀節眾多因事爲制故無方體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孔子問居云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皆盛之義也棣棣其則舊解爲安和貌及善威儀總謂禮儀之美盛也愚案禮中庸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棣棣猶優優說文優饒也富饒同義說文逮唐逮及也逮及也及逮也隸及也是逮逮及並轉相訓凡言相及者非一之詞說文駮馬行相及也馬相及知非一馬也釋山小山岌大山岷郭注謂高過亦自相及得義故廣雅釋訓云岌岌高也又云岌岌盛也逮逮之爲富猶岌岌之爲盛矣逮又與逌通釋言逮逌也公羊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逌方言迨逌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逌或曰及說文逌迨也迨逌也玉篇迨逌行相及也說文又云衆目相及也課語相及也義並與逌通逌爲相及並進之義引申之卽爲衆多之義史記韓信傳魚鱗雜逌文選洞簫賦驚合逌以詭譎雜逌合逌皆衆多意逮逌字同義通故逮逮訓爲富也毛傳棣棣富而閑習也富而閑習四字文不成義竊取連綴之迹顯然不可選衆也者承上多不可爲數言說文選一曰釋也古選算字通算又與擇同義大司徒注算車徒謂數擇之也不可爲數者衆多不可數擇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者言其君臣上下諸人互相
接也發外爲容在心爲志因容見志故並言之總謂在外之威
儀也言其至意也見上列女傳文言衛君臣威儀美盛而於禮
之大者反若不知其左右惟阿順君意故知無賢臣也三家選
作算者後漢朱穆傳注載穆絕交論引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王應麟詩攷引作不可算也知三家有作算者今後漢書作
選乃後人據毛詩改之漢書公孫賀等傳贊云斗筭之徒何足
選也顏注言其材器劣小不足數也彼引論語算作選與絕交
論引詩選作算同貞女雖處憂辱不敢斥言衛君臣但稱其威
儀富盛可觀而是儀非禮之意言外自見北宮文子以衛臣述
衛詩匿刺揚美爲其先世諱惡義固當然而以不可選屬威儀
言此詩遂無正解列女傳採貞女之隱而推言之其釋不可選
也乃與漢書何足選也同意其義尤深切著明矣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疏

傳愠怒也悄悄憂貌箋羣小眾小人在
君側者○說文悄悄憂也詩曰憂心悄悄

釋訓悄悄愠也此魯說郭注皆賢人愁恨車牽釋文引韓詩以
愠我心薛君章句愠恚也此韓說亦當訓恚說文恚恨也怒恚
也愠怒也五及十三引與今本同與薛說合廣雅釋詁愠怒
也蓋魯韓義皆訓愠爲怒愠于羣小以不聽從羣小人之言爲
所愠怒上怒謂齊兄弟此羣小之愠謂衛諸臣二句連三章爲
義與二章語句多寡不同而意則相配若以愠屬己言是愠羣

小非愠于羣小矣孟子盡心篇引此二語以況孔子最合詩情荀子宥坐篇劉向傳上封事說苑至公篇韓詩外傳一趙岐孟子章句十四引詩皆推演之語非本詩義

愍魯說曰遘遇也

疏傳閔病也○遘遇也者楚詞哀時命王注文引詩曰遘愍既多是魯作遘愍陳喬樞

云今本楚詞章句作閔舊校云閔一作愍作愍者是也愚案班固幽通賦考遘愍以行謠即本詩語班學齊詩明齊作遘愍與魯同漢書敘傳遘閔既多是用廢黜閔亦當爲愍說文愍痛也閔弔者在門也魯齊正字毛借字言遇傷痛之事既多受人之輕侮亦不少不少總承上

文齊兄弟衛諸臣言之

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注魯齊寤作晤云晤明也魯說曰辟拊心也韓辟作擗云擗拊心也

疏傳靜安也標拊心貌箋言我也○說文靜審也言辭也魯齊寤作晤者說文晤明也詩曰晤辟有標此魯齊文寐覺也寤覺亦明也

其義不異辟拊心也者釋訓文此魯說郭注謂椎胸也釋文辟宜作擗詩曰寤擗有標韓辟作擗者玉篇手部擗拊心也詩曰

寤擗有標玉篇多引韓詩此韓說擗字同辟乃借字說文擗擗也擗裂也標擊也拊拊也拊摩也是拊僅撫摩之意貞女言

審思此事寐覺之時以手拊心至於擗擊之也張協七命寤寢爲之擗標馬融長笛賦摺膺擗標皆用韓詩並可證詩爲寡婦

爲之擗標馬融長笛賦摺膺擗標皆用韓詩並可證詩爲寡婦

作

曰居月諸胡迭而微注韓迭作或云或常也

疏箋曰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

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孔疏居諸語助也禮檀弓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居語助也左文五年傳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為義也韓迭作或者釋文迭韓詩作或音同云或常也或字字書所無蓋是載之誤字載又載之誤字也漢書地理志云及車轡四載小戎之篇顏注四載美襄公田狩也其詩曰四載孔阜載音耑錢坫云載鐵古字愚案說文鐵下云黑金也从金戴聲載下云鐵或省今作載者蓋鐵俗省作載因譌為或抑或鐵俗省作載因譌為或故釋文引韓作或也云或常也者陳喬樞云廣雅迭代也毛詩迭微當訓為更迭而食韓訓為常者范家相詩藩云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也迭得通或者或蓋載之或體巧言秩秩大猶說文作載載又越字注云讀若詩威儀秩秩是也或訓常者韓蓋以或為秩之假字釋詁秩常也又賓之初筵不知其秩烈祖有秩斯祐毛傳並云秩常也是其義馮登府云儀禮少牢勿替引之替古文袂或為載錢大昕云袂是秩之譌文說文引秩秩大猷作載是或即秩也秩即替之古文秩迭皆從失得聲是迭載音近故得假借胡常而微言日月有常明胡有時而微也

愚案迭秩古通借字韓詩本作秩故字或借或而訓為常也而讀為如與上文如讀為而同例范云胡常有時而微案既曰常微則不得云有時而微范依字解之故未達韓指說文微隱行也日月更迭而隱人所共觀惟窮居苦節之婦人終身晦闇若天日所不照臨故言日月胡常如微隱而不見韓義較毛為優矣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

之不能奮飛

疏傳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衣之不能澣則憤辱無照察臣之不遇於君猶不忍

去厚之至也○衣久著不澣則體為不適婦人義主絜清故取為喻葛覃薄澣我衣即其證此正女功之事非男子之詞說文奮暈也从奮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又奮下云鳥張毛羽自奮也从大从隹輩下云大飛从羽軍聲言不能者貞女志不還齊故不必入國而竟入今欲返國衛君臣亦不止之祇以既為國君夫人越竟即為非禮雖欲奮飛義不能也張衡思元賦柏舟悄悄爰不飛用此經文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

注齊說曰黃裏綠衣君服不宜淫湎毀常失其寵光

疏序

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箋綠當為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

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黃裏至寵光易林觀之革
文陳氏彛云君謂小君也愚案淫而毀常謂衛君失其寵光夫
人自謂序所云失位也據此齊與毛同左隱三年傳衛莊公娶
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公
子州吁嬖人之子也鄭箋妾上僭者謂公
子州吁之母詩旨甚明魯韓蓋無異義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疏傳興也綠閒色黃正色箋綠兮衣兮者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

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眾妾亦以貴賤之等
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祿衣反以黃爲
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說文綠下云帛青黃色也从
糸糸聲黃下云地之色也从田从艸亦聲艸古文光又云黼
青黃色也黼卽綠也又云蒺藜可以染畱黃畱黃或作流黃亦
綠別稱釋名綠瀏也荆泉之水於上視之瀏然綠色此似之也
畱劉瀏黼綠竝一聲之轉釋名黃晃也猶晃晃象日光色也綠
東方間色以爲衣黃中央正色反以爲裏喻妾上僭夫人失位
也說文裏衣內也此章對裏言則衣是在表之衣下章對裳言
知衣是在上之衣因文以見義也陳喬樞云法言吾子篇綠衣
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淮南精神訓注遂讀
詩綠衣之綠楊高皆用魯詩於此篇並作綠衣是魯與毛同又
列女傳班婕妤好賦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亦作綠鄭箋定綠
爲祿誤其義獨異疑本之齊詩據禮家師說爲解愚案鄭氏改

毛間下已意不盡本三家義且易林用齊詩卽作綠衣現班氏世習齊詩婕妤賦亦作綠陳謂齊作祿非也孔疏鄭知綠誤而祿是者詩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故知當作祿愚案詩喻毀常則綠衣未爲害義四章以絺綌當淒風亦貴者實無之事也皮錫瑞云攷之於古婦人服綠亦有明徵夏小正八月元校傳曰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任文出云絞蒼黃色蔣春雨云周禮王后六服首日禕衣元末日祿衣黑其外內命婦之卑者皆祿衣蓋元最貴其色似祿者惟女子可衣之命婦卽不容僭元校殆有夏時之等焉案任氏以絞爲蒼黃色蓋本玉藻麤裘青紵襃絞衣以裼之鄭注絞蒼黃之色也綠色在蒼黃之間故任氏以絞爲校然麤裘白不當以綠色衣爲裼故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且玉藻是說尹服非婦人服亦與傳不合蔣引周禮夏固與周不同周禮王后六服末之祿衣外內命婦亦得服之若未嫁之婦人不當與命婦同服或與夏時之制同服綠亦未可知此詩言妾上僭妾非未嫁得與未嫁同服綠者古夫人自稱曰小童蓋不敢居尊而自謙爲妾楚語云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內則云妾雖老笄總角拂髦然則古禮惟內子笄妾老雖笄猶必總角子期云笄之則不復總角是僭內子故不可也總角則猶童故古曰童妾據左氏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古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而外惟姪娣左右媵與兩媵之姪娣有位號其餘曰賤妾曰嬖人必